

论美神西施

■杜 仲



081

西施,从一介村姑到西施娘娘到第一美人到荷花女神,表面看似一个偶然天成的历史巧合,其实细细玩味,会赫然发现蕴有偶然到必然、能力加合力、社会与伦理、民族与宗教等多种客观因素的综合——这一“西施现象”,实质上涉及人类学、心理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、哲学、神学等多种人类知识学科,它们将引导我们一步步探寻这一千古美谈的美神之“根”。

—

首先从物种发生史看,作为动物,尤其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的出现,有一种“基质”是首属和共有的,即具有高级的精神活动——意识:能判断、能推理、能产生信仰和追求。原始社会及随后的农耕时代的人群往往源于迷信、信仰、追求内心慰藉,会尊重某一自然物及圣哲人物为“神”——一种宗教观念。前者如图腾崇拜、拜物教、自然神论、后者如拜神教、多神教等。从上述定义分析,可发现其基本条件有四:一要令人着迷,二要迷到信仰

的程度,三要信仰到有追求的冲动,且冲动者众,四要能达到内心慰藉的效果。西施被尊为荷花女神,也遵循着这一“神”化之路。

在人类的信仰和追求中,有一些内容也是首属和共有的。“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”,就是其一。中国儒学更把它归结为“食色,性也”。西施出生于江南水乡的“亚热带河谷盆地”(诸暨),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使她得天独厚地“有殊色”(《诸暨县志》卷三十六《人物志·西施传》)。“色”已迷人,“殊色”则起轰动效应矣!中国历史上称赞美人的文章可谓多多,但如作粗略统计,惊叹之早、赞誉之多、形容之切、传播之广,恐怕不得不首推西施了。从《墨子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十道志》、《吴地记》、《太平寰游记》、《丹铅总录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等历史文献,到西施殿、西施坊、西施门、西施滩、西施节等遍及国内外的名胜佳节(日本杳有“西施节”及众多西施景点),怀念西施,再到历代文豪大家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轼、王羲之、赵孟頫、徐渭直到现代文学

大师茅盾、郁达夫等咏叹西施，再至遍及最大基层群体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多种剧种剧目，如以明代昆曲家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为代表，则几乎与戏曲本身一样历史悠久、烱炙人口地再现了西施……上述种种构成西施身上的第一道光环——姿容美，美得迷人！

二

但是，“美”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，尤其在中国的封建传统里，甚至视女人为“祸水”。这就进一步要求“美”的质量：令世人接受，令众人向善。

纵观记载西施的文献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西施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五世纪，我国古籍如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越绝书》等多有记载；唐代以来，文人学士以之作为诗题材者为数尤众——但一直没有为女人作“传”者出现，也就是说，在“文以载道”“文治教化”为己任的文章体裁中，志传体属于最高级别，

是皇帝、大臣们名垂青史的专域，“小人与女子”没有资格登此大雅之堂。但历史发展到明朝崇祯年代时，西施竟赫然入选志书纂辑，且不只一部，逐渐形成《西施传》热。

这显然与当时的边疆凌夷、国难当头的大形势有关。崇祯二年八月，清兵数十万分道入关，接着破遵化、陷蓟州、巡抚王元雅自尽，最后清兵直逼北京德胜门，朝野震惊（《明史·袁崇焕传》）。这种危急的形势，在有爱国心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中，首萌一种国变临头的预感，并立刻自然地联想到这位两千多年前以身许国的奇女子的壮举，进而萌生对西施的崇敬和赞美。崇祯六年刊本《苕萝志》纂辑问世时，当时著名文人、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杨肇泰亲自作跋写道：“知其倾国倾城之色，千古所推；而示忠国之心，至今未泯。”《苕萝志》十年刊本时著名文人路迈又增跋曰：“而今长才伟略足固金汤者，岂乏其人？倘其取《西子》一再诵之，有不中夜彷徨、闻鸡起舞者，非夫也。”至此，西施进一步成了让人们“一再诵之”，以激励人心，使有志之士闻鸡起舞、为国干

城的“英雄榜样”了。上述构成了围绕西施的第二层光环——心灵美、美得崇高！

三

但是，兼有姿容美和心灵美还不够，许多名门淑女、大家闺秀中也不乏兼具外在美与内在美者，这里还有个美的距离问题：即她能否让人“信仰到有冲动，且冲动者众”这样一种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的广度。

西施“出身寒微，父鬻薪，母浣纱”；而且有病，“尝病心而颦其里”——可谓贫病交迫矣！但正如大哲学家老子所谓：“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”；唯物辩证法也揭示：万物由矛盾构成，矛盾往往“对立统一，相互转化”。西施美不属于养尊处优、高不可攀的“千金小姐”之美，表面看是缺憾，实质却因“父鬻薪，母浣纱”而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了最近距离的“农家村姑”之美。农家尚能主深宫，村姑竟能做娘娘，这就给最广大的人类

西施

壬午秋月寫於北京·培真



群——老百姓来说,寄予了无与伦比的亲切感和成就感。心理学揭示:人们对于最难、最高的事业往往缺少兴趣和追求;而对于没有困难、极易得到的事物反而也往往缺少兴趣并不屑追求;而对于有一定困难、但通过努力可望达到的事业却最感兴趣、也最有吸引力。百姓对西施现象的传说之众、流播之快、知晓之广,不能不说与上述内涵分不开。西施与广大百姓的“零距离”,构成了她身上的第三道光环——平易美,美得亲切!

四

但是,兼有三者还不够,还有一个美的结局问题。西施不为名、不为利,最后功成身退,与范蠡“乘轻舟,泛五湖而不返”。这一结局特别适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——“大团圆”结局,给千百万“西施迷”以圆满的内心慰藉。它构成了围绕西施的第四道光环——和谐美,美得让人舒心!

可惜,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类结局记载。一说西施被沉江而

死,战国《墨子·亲士篇》记:“是故比干之殪,其抗也;孟贲之杀,其勇也;西施之沉,其美也;吴起之裂,其事也。”又一说西施归隐山林,《全唐诗》录存王轩与西施对吟诗云:“妾自吴国还越国,素衣千载无人识。”

尽管西施下落各有歧异,却并非坏事,她或浮、或沉、或隐……却反而给大团圆结局又平添上一层“雾里看花”的神奇效应:引起后人对她有更多猜测和更多想象,可谓五彩纷呈、斑驳陆离。这就又给西施围绕上第五道光环——朦胧美,美得令人神往!

五

回观以上诸美,又可发现恰恰都有当时的诸丑作背景,与她相映相称:国难当头才更显她美得崇高,贫病交迫才更显得她美得亲近,名利世相才更显她美得超然,结局多变才更显她美得朦胧……加上史迹追述她生前喜游“百花洲、锦帆泾,鼓棹而游,采

莲为乐”(《姑苏志·杂记》),人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她死后也与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荷藕一样高洁,这就又给西施围绕上了第六道总体光环——映称美,而尊她为荷花女神了!

天文学家曾总结说:地球之成为有人类居住的星球,是因为它正巧是一颗岩体星而不是由星云构成的气态星(宇宙中有很多颗气态星);又因为它正好处于绕太阳不近不远的距离,过近会成为高温状态的熔岩星(宇宙中有很多颗熔岩星和死星);又因为它正好有一颗不远不近的绕转自身的小天体——月亮,月亮又给地球引起潮汐、引起自转、形成磁场……从而最终引起生命的最初形态DNA片段(一种蛋白质),总之,是千万种必然规律交叉下的一种“万一”的偶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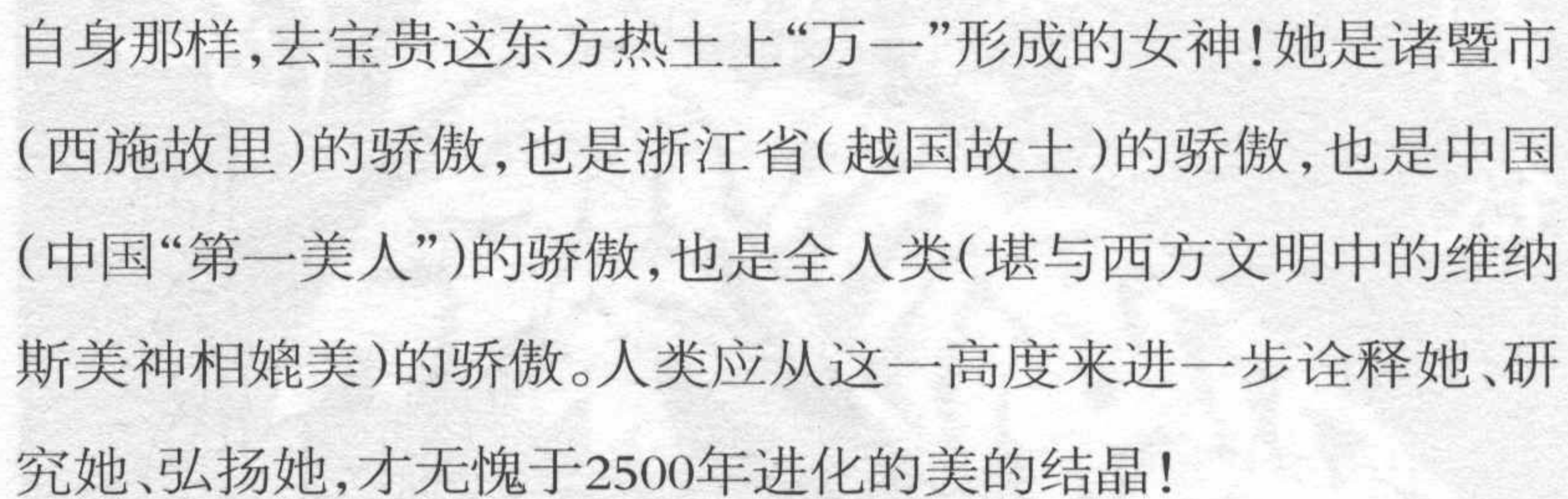
同理,西施之所以从一介村姑成为西施娘娘成为第一美人成为荷花女神,也是在经历种种客观条件的追加累积后的一个“幸运儿”,是千万种必然性交叉下的一件“万一”的“珍品”。所以,我们应像宝贵这万一中的地球、宝贵我们这“万一”中的人类

西施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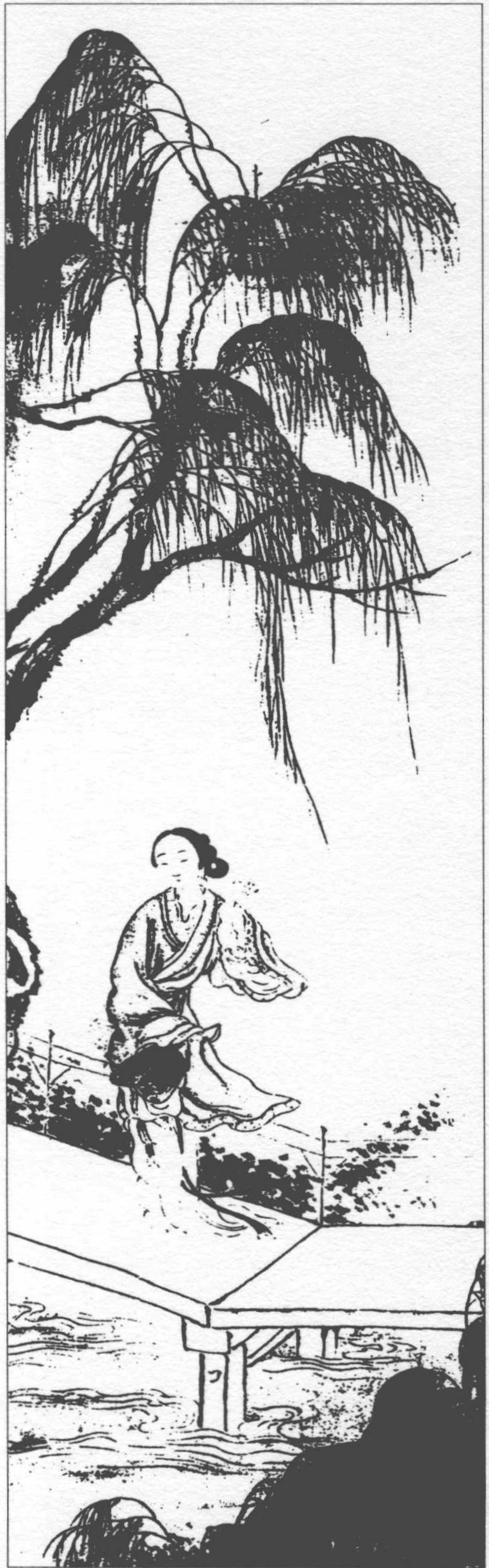
松尾芭蕉詩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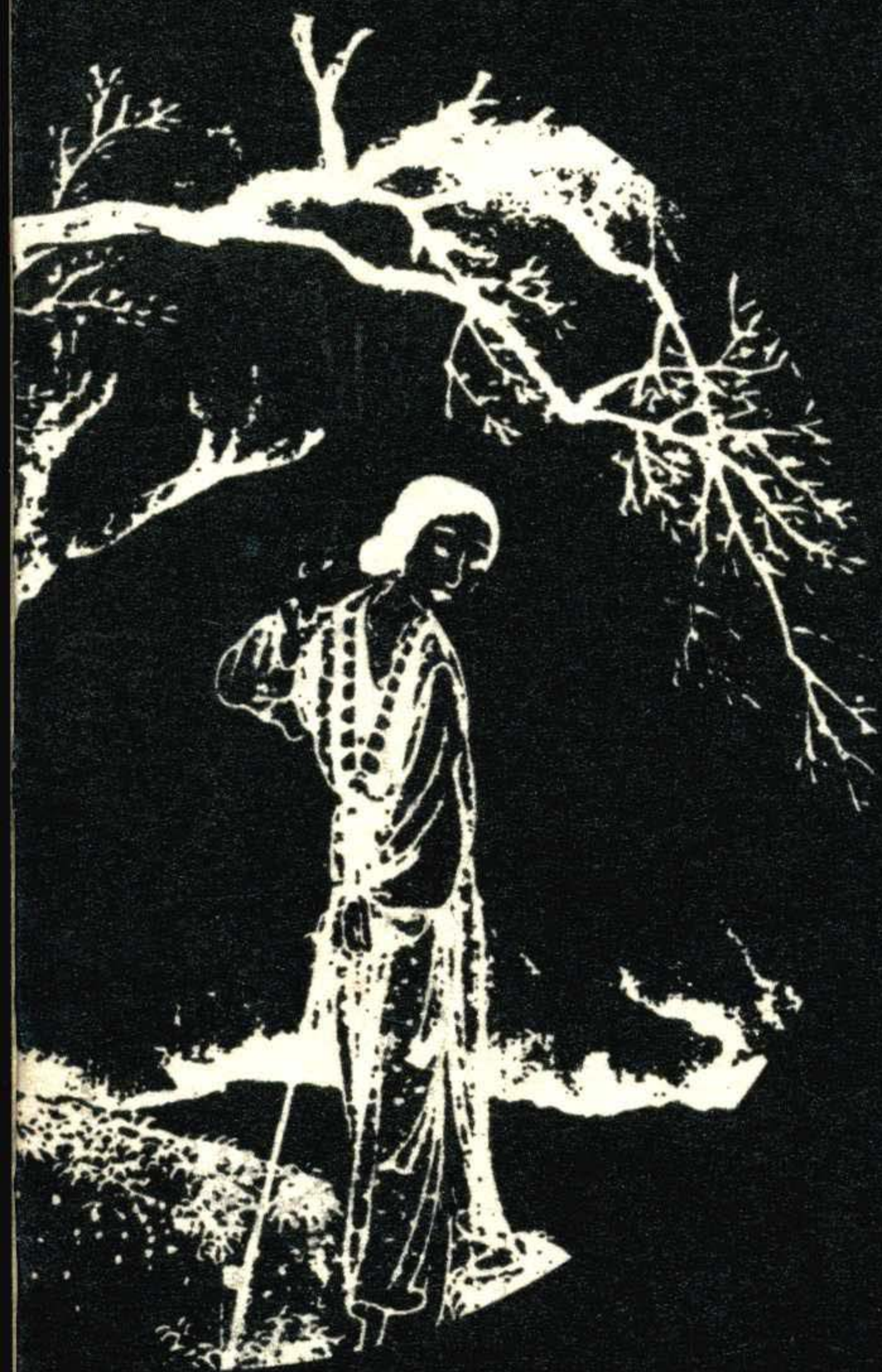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國
宮田雅之刺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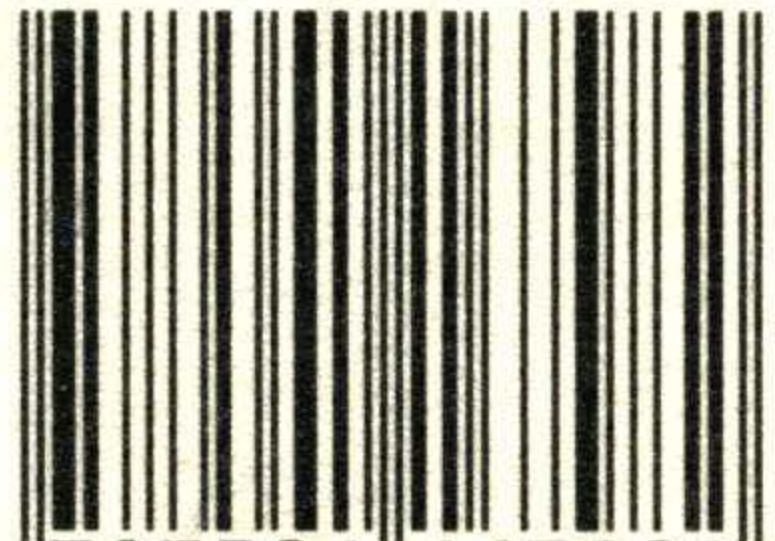


自身那样,去宝贵这东方热土上“万一”形成的女神!她是诸暨市(西施故里)的骄傲,也是浙江省(越国故土)的骄傲,也是中国(中国“第一美人”)的骄傲,也是全人类(可与西方文明中的维纳斯美神相媲美)的骄傲。人类应从这一高度来进一步诠释她、研究她、弘扬她,才无愧于2500年进化的美的结晶!





ISBN 7-5011-6798-2



9 787501 167982 >

ISBN 7-5011-6798-2/1·429

定价：28.00 元